



EPSI Publications No. 4

罗伯特·勃莱诗选

Robert Bly

罗伯特·勃莱 著
肖小军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EPSI Publications No. 4

圖書在版權頁 (CIP) 資料

罗伯特·勃莱诗选

Robert Bly

罗伯特·勃莱 著
肖小军 译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伯特·勃莱诗选

(美) 勃莱著；肖小军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6

ISBN 978 - 7 - 5360 - 5346 - 5

I. 罗… II. ①勃… ②肖… III. 诗歌—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76375 号

责任编辑：邓裕玲

封面设计：谭国华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7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最初阅读罗伯特·勃莱是他的处女作《雪野宁静》，我依旧还记得当时的感受：静——淡淡的、平和的。我犹如回到少年时故土乡村的午夜，独自仰望着碧空里的星星，倾听四周不时的蝉噪和蛙鸣。这是当时难以名状的一种感受。当我渐渐品味然后不断回味时，我发现，这一感受最终化作为我一直所希望拥有的心境。于是，我随着《雪野宁静》更加深入地走进勃莱的艺术世界，走得越深，了解得越为透彻，也更加喜欢他那“黑暗、孤独、祥和、宁静”的艺术田园。我便决定将他那异国的语言翻译成我的母语，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异域农场里发出的平和而深沉的声音。

因为迫不及待的心情，又因诗人繁多的作品数量，我来不及将他的每篇佳作都一一呈上。所选的 158 首只能是诗人各个时期的代表，当然，选择避免不了译者本人的偏好和个人的审美情趣。好在诗人在翻译过程中给了不少建议和推荐，我将他推荐的作品全部列入了我的翻译计划之中。

因此，我非常感谢勃莱。除了精美的艺术作品，他几十年来对诗歌艺术始终如一的赤诚深深感动了我。他几乎毕生都驻守在自己的故土——美国中北部一个小小的农场，那儿的一片青草，一根树枝，一朵白云，一滴雨水，一声鸟鸣，甚至一团黑暗都成了他的诗歌。一个如此热爱诗歌的人一定热爱自己的生活，一定忠实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因为诗歌不仅反映人的情感，还反映生命的温度和深度。我从与他的通信往来中深深

感受到他无比的热情，他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不厌其烦，还将作品版权慷慨相赠。

我还要感谢我的工作单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尽管诗歌已日渐冷落，日趋边缘，但学校拨款相助，言辞鼓励，让我倍受鼓舞。尽管说这是诗歌的春天还为时过早，但春天里我们依然听到了诗歌的声音。

最后，我还要感谢好友广东商学院沈洁博士与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陈尚真博士，他们以学者兼诗人的眼光对译作进行了耐心的阅读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由于本人的学识与能力有限，错误与不足在所难免，愿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08年4月于鹏城

译序

走进勃莱与他的诗歌

勃莱其人

罗伯特·勃莱 (Robert Bly, 1926—) 是美国当代诗人，“深层意象”派领袖，迄今共出版个人诗集近二十部。批评家威廉·戴维斯 (William V. Davis) 评价说，“同时代诗人中，没有谁比罗伯特·勃莱更有影响力和争议性，没有谁的兴趣范围比他更为广泛，没有哪位作家与思想家比他与其他领域有更多的联系，在抒情、政治、社会、心理与哲学方面没有谁比他创作的作品更为重要。勃莱的作品题材如此广泛，他参与活动如此尽心尽力，他如此无所不在，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已成为最杰出的诗人。”^①

勃莱出生于明尼苏达州麦迪逊市的一个农场。那里是美国的中北部，幅员辽阔，人口密度小，自然环境优美。勃莱是挪威移民的后裔，其祖父于十九世纪末举家迁往目前所在地。祖父母分别为果农和渔民，父辈无人受过高等教育，但都对诗歌艺术情有独钟。勃莱大学前的学校教育是在其家乡只有一间课堂的学校完成的，因适龄儿童少，小学时学校往往只有他与其

^① 威廉·戴维斯，《理解罗伯特·勃莱》，哥伦比亚：南加州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页。

哥哥两名在校学生。这段非比一般的学校生活给幼小的勃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些童年往事散见于他后来的诗作之中。

中学毕业后，勃莱被征召入伍（1944—1946），成了一名海军。其间，因数学成绩优异，他被选送入读一所军事学校，专门学习雷达技术。那儿他遇见了一位志同道合者马库斯·爱森斯坦（Marcus Eisenstein），据勃莱本人说，爱森斯坦对他影响较大。两人常在一起畅谈诗歌创作与欣赏，都从那时起决定将毕生投身于诗歌创作之中。

复员后不久，勃莱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先在自己的家乡圣·俄拉法大学（St. Olaf College）修读一年（1946—1947），后转入哈佛大学（1947—1950）。三年的哈佛学习使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参加了校园诗歌创作兴趣小组，组员中不乏后来的美国诗坛名流，如唐纳德·霍尔（Donald Hall）、阿德恩·瑞奇（Adrienne Rich）、法兰克·奥哈拉（Frank O’ Hara）、凯尼斯·科奇（Kenneth Koch）、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等人。诗人自己回忆说，“我很庆幸参加这么一个兴趣小组。我们如饥似渴，对诗歌非常执着。”^① 在校期间，勃莱担任了校园文学刊物《鼓吹者》（Advocate）编辑工作。正是这三年的哈佛学习更进一步坚定了勃莱对诗歌的选择。

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像勃莱这样以诗歌为职业的人少之又少。大学毕业后，勃莱本可以选择一门可以为自己挣来不菲薪水的职业（如留校任教等），但他却回到了地域相对偏僻经济相对落后的出生地。父亲为他购买了一个小型的农场，勃莱就在这小小的农场度过了自己的绝大部分岁月。他说，诗人需要孤独与宁静，而如果去学校任教或公职部门就职，他必须开口，必然会打破内心的和谐，避免不了世俗的纷争与利益的冲突，而这些对诗歌创作来说都是莫大的伤害。勃莱曾于

^① 罗伯特·勃莱，《寻找美国的缪斯》，选自《罗伯特·勃莱：主要与次要索引》，威廉·罗伯森编，新泽西：稻草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xiv 页。

1951—1953年在大都市纽约连续呆了三年时间，很少有人知道勃莱在那段时间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他本人也鲜有提及。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一些零碎的片段中发现，勃莱特意将自己置身于物质文明极为发达的中心地，磨练“大隐隐于市”的个人修为。他的生活简单甚至贫苦，他白天基本上将自己关在房内，除了阅读外就是进行思想的自由搏击或心灵的自我对话。其间他接触了法国诗人里尔克的作品并被其所深深吸引。这三年的生活给诗人后来的个人理想与审美追求的形成带来深刻的影响。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受富尔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勃莱于1956—1957年这两年间回到自己的祖籍地——挪威进行诗歌翻译与研究。根据他本人回忆，这两年他收获颇丰，一方面，他接触并了解自己祖先的优秀文化，尤其是长辈对诗歌艺术的喜爱，这让他倍感自豪并进而衍生出强烈的艺术使命感；另一方面，他在挪威第一次接触到西班牙语杰出诗人聂鲁达、特拉卡尔、洛尔卡、希梅内斯等人的作品，这些诗歌在美国本土从未有过介绍，因而让他对美国内诗歌的审美选择和艺术思想的哲学基础深表怀疑，也不由得使他对美国两个多世纪的诗歌发展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诗歌成就进行了理性的探讨和深刻的反思。他回国后于1962年发表影响深远的批评文章——《美国诗歌的错误转向》（“A Wrong Turning in American Poetry”）。他指出，美国传统的诗歌创作是唯物至上，艺术表现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手段方式都过分依赖客观物质，简单地说，过分诉诸于物象即一般意义上的意象。正如威廉姆斯的著名诗学命题那样：“没有事物也就没有思想”。而聂鲁达等人的诗歌给他的启示就是，诗歌是心灵的艺术，是情感的艺术，是表现人类无意识活动的艺术。诗歌需要诗人心灵纯净，同时它也能给读者带来纯净的心灵世界。挪威的经历使他产生了创办表达个人诗学理想刊物的想法。1958年，他与威廉·杜费(William Duffy)合办了《五十年代》(The Fifties)（后依次改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等，依此类推），这份刊物着力推陈

出新，在培养美国诗歌新人方面作出了甚为重大的贡献，如同时期的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W. S. 默文(W. S. Mervin)、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查尔斯·希米克(Charles Simic)等人都从中受益匪浅。

勃莱隐居家乡农场，生活在诗歌的艺术王国，因其独特的诗学主张及归避田野的生活方式让人冠以“超现实主义”诗人的名号。但事实上，勃莱对现实关注密切，现实是他诗歌的重要源头。他是著名的反战诗人，他的反战题材诗歌是美国二十世纪政治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多次参与策划与组织反战活动，从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到九十年代的中东战争再到前几年的伊拉克战争，除了用诗歌来控诉美国政府的霸权和战争的残酷外，他几乎每次都走在反战运动的最前线。越战爆发后，他与大卫·雷(David Ray)成立了“美国作家反越南战争”组织，并在雷德大学与华盛顿大学组织第一届反越战诗歌朗诵会。由于数次组织并参与反战游行示威，他因此成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重点关照对象，还因此受牵连而遭拘捕。他荣获国家图书奖作品《遍体灵光》(*The Light Around the Body*)因内容过于敏感最初曾被出版他第一部成名作《雪野宁静》(*Silence in the Snowy Fields*)的出版社拒绝，而最难以让人忘怀的是其在颁奖典礼上的激情演说。他在受奖后当场将千元奖金支票捐给征兵抵制运动组织，而他的演说辞至今仍犹言在耳，“在此，我呼吁，年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参加美国军队。我要求你们用我的这点奖金去发现和建议其他年轻人，敦促他们抵制兵役制度——不要因为参加战争而毁掉他们的精神生命。”^①很难想象，一个追求内心孤独平静的诗人如此热衷于政治运动，但如果究其背景，我们不难理解他的这份热情，事实上，这种热情与他的诗歌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作为一个有过战场体验的

^① 罗伯特·勃莱，《接受国家图书诗歌奖》，选自《轻捷而行：献给罗伯特·勃莱之作》，纽约：哈伯科林斯出版公司，第270页。

人来说，他深知战争对人的破坏：无论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相比肉体上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对整个人类来说要更为深远和严重。因此，勃莱不仅用自己的诗歌更是用自己的热情参与去唤醒民众对战争毁灭性的认识。

诗歌、翻译及其他创作

勃莱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诗歌创作，至今有近六十余年的时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从处女作《雪野宁静》（1962）到最新出版的《我的宣判是千年的快乐》（*My Sentence is a Thousand Years of Joy*, 2005）共出版个人诗集十九部。除个人创作外，他还介绍与翻译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如聂鲁达、瓦洛约、希梅内斯、洛尔卡、特拉兰斯拉姆、里尔克、波德莱尔等人的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在批评界反响强烈，意义深远。有批评家认为，在美国当代诗歌史上，勃莱对聂鲁达等人的发现与介绍其意义犹如居里夫人对镭的发现那样重大。对他个人而言，诗歌翻译也是他的主要工作，是他的经济来源之一。他迄今共翻译的诗集有二十余部。从他所选择的翻译对象，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诗人在诗歌风格上有一定的共性：普遍追求诗歌自身的内在特质，反映人的内心活动，利用想象与幻觉意识等。因实践经验丰富，勃莱对诗歌翻译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并将其整理在《翻译的八个阶段》（*The Eight Stages of Translation*, 1991）一书中。他认为诗歌翻译除忠实原文的意义外，要尽可能地实现诗歌的声音与节奏之美。许多学者以为，勃莱的翻译观不仅是翻译界而且是诗坛的一笔宝贵财富。

勃莱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还是学养深厚的文化学者和功夫独到的批评家。他的文化随笔与专著如《铁约翰：一本关于男人的书》（*Iron John: a Book About Man*, 1990）、《同胞社会》（*The Sibling Society*, 1996）、《未婚的国王》（*The Maid-*

en King, 1998)等书及散见于其他一些诗文著作中的文章皆富含真知灼见，笔触甚广，涉猎历史、神话、民俗、心理、政治、文化批评等诸多领域。以《铁约翰》一书为例，该书出版后多年内一直是世界畅销书之一，不仅为普通读者喜爱，更为广大批评家所推崇。该书与普通读物不同，它既有受一般读者欢迎的故事，又有一定思想深度与内涵的议论，给学者留有一定的空间，引人深思。这些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勃莱重视阅读的体现。他说，一个好的诗人，需要大量的阅读，需要了解丰富的历史、文化、心理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知识。因为知识是人类积累下的共同经验，而经验正是诗人能量的来源。至于批评，其代表作有批评文集《美国诗歌：野性与驯化》(American Poetry: Wildness and Domesticity, 1990)和访谈录《谈了整个上午》(Talking All Morning 1980)。其中有对美国诗歌历史与现状的整体性评价，如《美国诗歌的错误转向》、《跃入政治诗歌》(“Leaping Up into Political Poetry”)、《批评家何在》(“Where Have All the Critics Gone”)、《意识的紧张状态》(“Intense State of Consciousness”)等，勃莱强调，批评家要有强烈的使命意识，要敢于提出问题，直面问题，不能一味地肯定，甚至吹捧奉承等，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在后辈对前辈扬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勃莱还有一定数量的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文章，如《詹姆斯·赖特与神秘的女人》(“James Wright and the Mysterious Woman”)、《罗伯特·洛威尔的破产》(“Robert Lowell’s Bankruptcy”)、《路易斯·辛普森与未知的脸》(“Louis Simpson and the Face of the Unknown”)、《詹姆斯·笛奇：想像力与想象的崩溃》(“James Dickey: Imaginative Power and Imaginative Collapse”)等，诚如他一贯所追求的那样，对待批评，他以真实与率直为原则，往往直抒胸臆，褒贬分明。虽然都是从自己的美学视角出发，有些地方不乏偏颇甚至偏激之嫌，但他的态度却为批评界所广泛称道。

艺术风格

勃莱的诗歌题材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山水田园类，主要包括《雪野宁静》和《远行的冲动》(*The Urge to Travel Long Distance*, 2002)。政治类，主要包括《遍体灵光》和《帝国的疯狂：反伊拉克战争诗集》(*The Insanity of Empire: A Book of Poems Against the Iraq War*, 2004)与心理类，主要包括《睡眠者携起手来》、《穿黑衣者转过身来》(*The Man in the Black Turns*, 1988)和《从床上跳起》(*Jumping out of Bed*, 1980)。三种不同的题材给人以不同的阅读体验。第一类创作于诗人的最初阶段，尽管《远行的冲动》出版于后期，但其绝大部分作品完成于五十年代，属于诗人的实习模仿阶段。这类诗歌对普通读者来说可读性最强，阅读效果如绝大部分诗歌的主题：宁静、孤独、沉思与恬美。据诗人自己介绍，他的创作最初是从模仿中国古代诗歌开始的。他认为人类至今最好的诗歌是中国古代诗歌。他最为推崇的诗人为陶渊明，其他诗人如王维、白居易、杜甫、李白等也深受他的喜爱。中国诗歌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方面：一为意象的使用，二为意境的营造。他的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主要是“谷仓、小草、雪、农场、马、岑槭树、小鸡、茅棚”等这些微小但富有诗性的农场事物。众所周知的原因，农场是勃莱最为熟悉的生活环境，也是他意识世界中最频繁涌现的地方。至于意境，勃莱以为，中国古代诗歌之美在于能将人的各种感觉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诗歌的境界往往虚灵空渺，至性至情，能引起人的普遍共鸣和回想。第二种政治题材诗歌以《遍体灵光》为代表，作者穿行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将战争给人类的伤害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以《数细骨头尸体》(“Counting Small-Boned Bodies”)为例，诗歌短短数行，将战场上看尸人(body keeper)极度扭曲的诡异而变态的心灵世界描绘得让人震撼恐惧但又诗意隽永。“如果我们可以将

尸体变小，/我们可以/将它嵌入到一枚戒指，作永久的纪念！”诗的结尾涵义深刻，既警示世人又诗情灿烂。勃莱的政治诗一反传统的口号式直白表述方式，而是通过无意识心理平淡而冷静的涌动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政治人物的荒诞和卑劣，将政治诗常见的反讽与夸张式的修辞注入更多的其他元素，如暗喻、明喻、不充分陈述等。第三种心理类诗歌是诗人中后期的主要作品，受荣格、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影响，勃莱给诗歌的定义是“刹那间渗透到无意识之中的东西”。诗人在孤独宁静处于梦幻状态时，其无意识是人心灵最原始的反映。人必须通过对无意识思维的审视和分析来了解自我。《睡眠者携起手来》(“Sleepers Joining Hands”)就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该诗也是作者的最长作品，共480余行，分四大部分，分别为：“影子走了”、“与警告我的人见面”、“煮缸里走夜路”、“抽入脑海里的水”。诗歌从叙述者“我”将压抑着的影子释放开始，“影子”(shadow)是用来描述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的或无意识的心理层面。它的组成或是由于意识自我的压抑，或是意识自我从未认识到的部分，它包含着许多本能的内容及其能量、原始与幼稚的心理特点，以及阴暗之中的玄妙。能意识到影子的存在本身就含有积极的意义。整首诗歌层层推进，通过影子的四处漫游，不断寻找人格心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我”(self)。诗歌的标题意义丰富，耐人寻味。“睡眠”代表无意识；“睡眠者”不仅包含生者还包含死者；“睡眠者携起手来”一方面表明人的“自我”心理不仅包括个体无意识还包括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让睡眠者携起手来意味着“自我”的实现需要吸取整个人类的智慧。有必要指出的，此类诗歌与他早期的田园类相比内涵要更为复杂，跳跃性更强，语言晦涩，对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它需要除相关的无意识理论方面的知识外，还得有宗教、神学、哲学、历史等方面常识。

顺便提及的是，勃莱很喜欢使用“黑暗”一词。他对“黑

暗”使用的频繁度在世界诗歌史上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毫不夸张地说，无“黑暗”就不成其诗，以至于诗人刚出道时，个别批评家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嘲讽地说，“他为何要重复‘黑暗’几十次之多？……这样的诗歌怎么也能出版？”^①实际上，“黑暗”在勃莱的创作中既象征着无意识，又表现出某种空间与时间上的美学效果。

勃莱诗歌的体裁形式有三种：自由诗（free verse）、散文诗（prose poem）和伽扎尔（ghazal，又译厄扎尔）。与自由诗相比，散文诗所占比例要轻，但勃莱却十分喜欢这种诗歌形式。专集《这个身躯由樟木和香槐制成》（*This Body Is Made of Camphor and Gopherwood*, 1977）就全部由散文诗组成。而伽扎尔最初是伊斯兰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后传入西方并得以保存下来。传统的伽扎尔形式较为单一，每首诗通常由不少于五个诗节组成，每节为两行，诗歌有严格的韵律规则。主题主要集中在爱情、女性和宗教上。而勃莱的伽扎尔在形式上作了较大变革。他的每首诗均由六个诗节组成，每节三行，诗行不押韵。主题丰富多彩，不受任何局限。勃莱对这种诗歌形式得心应手，驾轻就熟，迄今共出版两本全部由伽扎尔形式组成的诗集：《亚伯拉罕被唤到星星上的夜晚》（*The Night Abraham Called to the Stars*, 2001）和《我的宣判是千年的喜悦》（*My Sentence Was a Thousand Years of Joy*, 2005）。其中不乏精品，有些甚至已成为当代美国诗歌的经典，如《呼喊与回答》（“Call and Answer”）、《城堡盗糖》（“Stealing Sugar from the Castle”）、《难以启齿的话》（“The Difficult Word”）、《长翅膀》（“Growing Wings”）等。

总之，勃莱的诗歌艺术风格如同他对诗歌虔诚般的追求：诗歌是心灵的追求，是心灵最纯最美的声音。

^① 霍华德·内尔森，《罗伯特·勃莱：诗歌导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目录

Contents

- 001 / 前言
- 003 / 译序 走进勃莱与他的诗歌
- 001 / 三章诗
- 002 / 三种快乐
- 003 / 驶向言湖河
- 004 / 观脸
- 005 / 天晚时驱车进城去寄一封信
- 006 / 黑草之家
- 007 / 苏醒
- 008 / 不安
- 009 / 六月的下午
- 010 / 静秋
- 011 / 深夜访友
- 012 / 傍晚受惊
- 013 / 支唤
- 014 / 与朋友通宵喝酒后，黎明走出房间来到小船看谁写的诗最好
- 015 / 工作之后
- 016 / 沮丧
- 017 / 想起杜甫的诗
- 018 / 摩西的篮子
- 019 / 我们为何没死
- 020 / 爱情诗
- 021 / 悼念聂鲁达

001

- 024 / 与灵魂对话
- 025 / 看衰老的脸
- 026 / 数细骨头尸体
- 027 / 旧木板
- 028 / 等待黑夜来临
- 029 / 与世界一道回家
- 030 / 会上希望得到更多的掌声
- 031 / 乘火车经过果园
- 032 / 圣诞诗
- 033 / 俄罗斯人
- 034 / 回到孤独
- 035 / 访友
- 036 / 小屋沉思
- 037 / 华尔兹
- 038 / 狗与你的生活
- 039 / 要考虑的事情
- 040 / 当亡父召唤
- 041 / 我们该何处求助
- 042 / 饮马
- 043 / 火车上
- 044 / 当哑巴说话
- 045 / 夜晚
- 046 / 深夜树林里的孤独
- 047 / 午后下雪
- 048 / 夏
- 049 / 农场即景
- 050 / 隠室短诗
- 052 / 执行官之死
- 053 / 被世界窒息
- 054 / 忙人说话
- 055 / 看电视

- 056 / 赏花
057 / 战争与宁静
058 / 突然转身
059 / 终于进入内心
060 / 我像新月一样生活
061 / 破室小诗
062 /《道德经》奔跑
063 / 回头浪子
064 / 房北雪堤
065 / 参观法拉仑群岛
066 / 五十位男士同坐
068 / 哲学沉思
070 / 果园里的牺牲
071 / 跪看涵洞
072 / 给自己的一部分写诗
073 / 知识的四种方式
077 / 月亮
078 / 写于犹他州驴洞
080 / 窒息的梦
081 / 鹰
082 / 与女人同行
083 / 没有骑手的马
084 / 希望体验一切
085 / 隐士
086 / 绝望之火成了我们的救世主
087 / 匆匆远离地球
088 / 来自外面世界的危险
089 / 从火车上看新的降雪
090 / 忧郁
092 / 反越战游行
094 / 轰炸河内时驱车驶过明尼苏达